

五上
文藝叢刊 乙集 下冊

小說攷證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八定

浪義家

小

五



心史叢刊

第一集 二角
第二集 每集 五角
第三集 三角

本書考據精詳。筆墨簡潔。苟手此一編。足抵
 讀筆記數十部。妙在仍有小說意
 味。無研讀之苦。有開卷之
 益。公餘以此為消遣之品。不獨可增長
 見聞。即於清初歷史亦瞭然
 於胸中矣。

●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 38)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初版

小說考證 三册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諸暨 蔣瑞藻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 此書

小說考證卷九

開闢演義第一百八十一

小說有開闢衍義一書。書中詳言布置日月星辰事。鄙俚可笑。此本之佛經也。按大集經。殊致羅婆菩薩。告諸龍言。賢劫初。有一天子。名大三摩多。其夫人與驢交而生人。委棄廁中。有羅刹婦收養之。及至長成。身體端正。福德莊嚴。唯唇是驢。故號爲佉盧蝨吒大仙。漢言驢唇也。驢唇仙人。學於聖法。經六萬年。翹於一脚。日夜不下。天見大仙。受如是苦。時諸梵衆。及帝釋天。并餘上方欲色界等。和合悉來禮拜。問大仙聖人。欲求何等。驢唇言。我念宿命過去劫時。見虛空中。有列宿日月五星。晝夜運行。此賢劫初。無如是事。汝等憐我。願說日月星辰法。用置立安施。如我所願。諸天皆悉歡喜。於是二十八宿及日月大小星宿。皆次第安置。據此則日月星辰。乃驢唇仙人爲之也。演義家敷衍此事。泰西人又屬之天主。小浮梅謂

封神傳第一百八十二

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尙書武成篇唯爾有神。尙克相予語。衍爲封神傳。以稿授女。后其婿梓行之。竟大獲利云。按史記封禪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舊唐書禮儀志一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天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職命焉。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略同。而以祝融、玄冥、勾芒、蓐收爲四海神名。馮修爲河伯神名。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云云。則知太公封神。古有此說。今人門戶。每書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亦有所本也。(歸田瑣記)

武王伐紂。一戎衣天下大定。而世俗有封神傳一書。費如許戰爭。一切仙佛皆來助戰。余按東晉人僞作武成篇有云。維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便有此意。周書克殷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

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魔與人分別言之。不知所謂魔者何謂也。使易封神傳爲馘魔傳。不亦有典有則乎。至太公封神之說。相傳甚古。史記封禪書。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此卽太公封神之說所自來。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平旦。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尙父曰。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武王曰。天露。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云云。此亦可附會爲太公封神之一徵。漢書藝文志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是太公之書甚多。其間奇怪之事。當必不少。封神傳所稱太公射死趙公明事。考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尙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崇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虜。尙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亥日拔其

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趙公明事。卽本此敷衍也。它如元始天尊。之祖。見隋書經籍志。廣成子爲古仙人。見莊子在宥篇。赤松子見史記留侯世家。赤精子見漢書李尋傳。九天玄女見史記黃帝本紀正義引龍魚河圖。舊唐書經籍志兵書。有黃帝問玄女法三卷。云玄女譔。元史輿服志。有東南西北天王旗。並繪神人。右手執戟。左手奉塔。然則托塔天王。亦有本也。哪吒事疑亦出於佛書。夷堅志程法師條云。值黑物如鐘。從林間直出。知爲石精。遂持哪吒火毬咒。俄而見火毬自身出。與黑塊相擊。然則哪吒風火輪。亦必有本。妲己見尙書牧誓。枚傳史記殷本紀。固經史明文也。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韋注曰。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史記索隱亦云。妲字己姓也。是妲己姓己。而袁子才小說乃妄云。妲婦官之號。己者以十干爲次第。眞無稽之言矣。晉語云。黃帝之子青陽與夷鼓。同爲己姓。然則妲己固亦貴族之女矣。代醉篇引古今事物攷。謂商妲己狐精也。或曰雉精。猶未變足。以帛裹之。宮中效焉。委巷之談。卽今衍義家所本。攷

竹書紀年云。帝辛九祀。伐有蘇。獲妲己。以歸。通鑑前編。則在八祀。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紂二年。納妲己。未知其究在何年。至其死也。執文類聚及御覽等書。引帝王世紀曰。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縣於大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頭。縣於小白旗。是殺妲己者。召公也。古今注云。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則殺妲己者。又太公也。周書克殷篇云。乃適二女之所。旣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擻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孔晁注云。二女。妲己及嬖妾。史記亦云。已而之紂之二女。二女皆經自殺。則妲己之外。尙有一人也。帝王世紀云。紂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則妲己之外。更有二人也。此固不可攷。演義謂妲己有同類姊妹三人。則適與古事有合。伯邑攷事。據史記管蔡世家。但云伯邑考旣已前卒矣。不言其所以卒。而殷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紂旣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不覺。

不知也。是伯邑考見烹於紂。其事乃真有之。非小說妄言也。然伯邑考事亦見於異同。史記謂之前卒。固先武王而死者。乃禮記檀弓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鄭注曰。權也。正義曰。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云權也。據此。又似文王之崩。伯邑考未死矣。驪山老母。亦有其人。非子虛也。史記秦本紀。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澆。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按上文。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大費生二子。曰大廉。曰若木。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中衍后。遂世有功。其玄孫曰中澆。生蜚廉。蜚廉生惡來。以是言之。戎胥軒爲中澆之父。則中衍之曾孫也。酈山女者。申國之女。故申侯曰。我先酈山女。申國姜姓。則此女姜氏也。謂之酈山女者。申國之君。娶於酈山。而生此女。故以母名女。謂之酈山女。亦猶左傳顏懿姬。譖姬之例也。其后自蜚廉之造父。五世。周穆王封之於趙城。春穰時。趙氏其後也。自惡來之非子。六世。周孝王封之。

秦至始皇而遂有天下。酈山女之遺澤長矣。漢書律歷志載張壽王言酈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考酈山女爲戎胥軒妻。正當商周之間。意其爲人必有非常材藝。爲諸侯所推服。故後世傳聞有爲天子之事。而唐宋以後遂以爲女仙。尊曰老母。神仙感遇傳載唐少室書生李筌常游嵩山。得黃帝陰符經。遇酈山老母。指授秘要。宋鄭所南有酈山老母磨鐵杵欲作繡鍼圖詩。小說所稱非無自矣。太上老君有二說。舊唐書經籍志丙部有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聖紀十卷。唐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則太上老君卽老子也。隋書經籍志曰。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據此。則太上老君又非卽老子也。（小浮梅閒話）

唐書禮儀志。武王伐紂。五方神來受事。各以其職命焉。旣而克殷。風調雨順。擬雙

在閣知新錄。凡寺門金剛各執一物。俗謂風調雨順。執劍者風也。執琵琶者雨也。執傘者雨也。執蛇者順也。獨順字思之不得其解。楊升庵春藝林伐山云。所執非蛇。乃蜃也。蜃形似蛇而大。字音如順。然則封神傳之四大金剛非無本矣。（浪蹟續談）

封神傳衍義有趙公明。初以爲無稽之談耳。乃讀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四卷云。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有頃奄然來至。曰。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云云。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李。各督數萬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注云。出搜神記。然則趙公明之名。亦流傳有自矣。（壺東漫錄）

梁甸弘景真誥協昌期篇。載建吉冢埋圓石文云。天帝告下土冢中直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位甲乙。年如千歲。生直清真之氣。死歸神宮。翳身冥鄉。潛寧沖虛。辟斥諸禁忌。不得妄爲害氣。按趙公明不知何神。乃司下土冢中事邪。余於

俞樓雜纂引太平廣記所載云云。以爲趙公明之名。流傳有自。今乃知真誥已有之矣。（茶香室續鈔）

施可齋閩雜記云。省城東嶽廟神。每年三月。出巡城內外各一日。頭踏上書東岳泰山青府天齊大帝歲。歲蓋神姓也。五嶽真形圖。東岳姓歲。名崇。當由與歲字相近而誤。按閩人猷知東嶽姓歲。故誤爲歲字。若吾鄉則但執封神衍義之說。且謂東岳姓黃矣。（同上）

余於劇筵。頗喜演封神傳。謂尙是三代故事也。憶吾鄉林樾亭先生。嘗與余談封神傳一書。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與西游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尙書武成篇。唯爾有神。尙克相予語。衍成此傳。其封神事。則隱據六韜陰謀。史記封禪書。唐書禮儀志各書。鋪張俶詭。非盡無本也。我少時嘗欲仿此書。衍成黃帝戰蚩尤事。而以九天玄女兵法。經緯其間。繼欲衍伯禹治水。而以山海經所記。助其波瀾。又欲演周穆王八駿巡行事。而以穆天子傳所書。作爲質幹。再各博採古唐以補遺

益之。亦可爲小說大觀。惜老而無及矣。（浪跡續談）

隋唐衍義第一百八十三

隋唐演義小說也。敍煬帝明皇宮闈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叙土木之工。御女之車。矮民王義。及侯夫人自經詩詞。則見於迷樓記。其叙楊素密謀。西苑十六院名號。美人姓名。泛舟北海。遇陳後主。楊梅玉李開花。及司馬戡偁帝。朱貴兒殉節等事。並見海山記。其叙宮中閱廣陵圖。麻叔謀開河食小兒。冢中見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撒大鼠。殿角女挽龍舟等事。並見於開河記。三記皆韓偓撰其叙唐宮事。

皆雜采劉餗隋唐佳話。曹鄴梅妃傳。鄭處誨明皇雜錄。柳瑛常侍言旨。鄭棨開天傳信記。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名氏大唐傳載。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史官樂史之太真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傳。復緯之以本紀列傳而成者。真可謂無一事無來歷矣。（兩般秋雨盦隨筆）

隋唐衍義載隋文帝獨孤后之悍妒。實爲古今所罕見。明人姜南洗硯新錄。轉据

籀冠道人徐延之云。史稱隋文帝獨孤后。妒。後宮罕得進御。尉迴女孫沒入宮。得幸於上。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行行十餘里。高穎楊素追及。叩馬苦諫。還宮。穎夫人卒。帝欲爲娶。穎辭年老。納室非所願。後穎妾生男。后不悅。譖穎於帝。陛下尙復信高穎邪。始欲爲穎娶。而穎面欺。今其詐見矣。帝由是疎穎。太子勇詔訓雲氏有寵。生儼裕。又諸姬子數人。而與妃元氏不相得。后稱不平。遣人伺求勇過。不惟於帝有妒。且妒其子妾。而又妬於穎。所謂并他人家亦妒也。殊不可曉。以余論之。自古得國之暴。未有如文帝者。故未旋踵而身弑國危。獨孤之妬。楊素之奸。殆天生二人以爲亡隋之階邪。（談瀛室隨筆）

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稱隋唐衍義所載隋唐間事。幾於無一事無來歷。余按所載煬帝事。皆本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三書。此三書並載明吳瑄古今佚史中無誤人名氏。案梁氏隨筆原注三記皆韓偓撰。余以唐代叢書中所載校之。良然。俞曲園乃謂無撰人名氏不可解也。豈逸史偶遺其名而俞氏未嘗見叢書乎。本非實錄。小說家據以敷衍。較之鑿空撰造者。稍有據耳。唯矮民王儀。實白。

宮不蓄妻子。帝未遇害。義先自刎死。則小說所載。又不亡。增益其詞也。至煬帝諸子。並無至突厥者。隋書煬三子傳。齊王暕。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於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是入突厥者。煬帝之孫。非趙王杲也。杲死江都之難。未嘗至突厥。而政道又與蕭后偕往。非如小說所云。王義夫婦奉之而去也。又此書託始於秦叔寶。而所載叔寶事。多無稽。考羅藝傳。曹州女子李氏。爲五戒。自言通於鬼神。高祖聞之。詔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母儀天下。孟竺信之。命密觀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王貴色發矣。十日間。當升大位。孟氏由是勸藝反。孟及李皆坐斬。是藝妻孟氏。非秦也。所傳秦叔寶事。多非其實。(小浮梅閒話)

劉餗隋唐嘉話云。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世充。勸來歸國。后與海陵王元吉圍雒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

之。雄信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勣皇遽連呼曰。阿兄阿兄。雄信攬轡而止。世俗相傳以爲救太宗。不知實救元吉也。宋長白柳亭詩話。貫休作懷素中書歌曰。忽如鄂公捉住單雄信。秦王身上塔著棗木槊。史稱敬德善辟稍。與元吉鬥勝。嘗三奪之。后秦王與王世充戰。雄信躍馬奮槊。幾及秦王。敬德橫刺雄信墜馬。蓋實事也。（茶香室叢鈔）

唐書高祖諸子傳。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元吉。元霸。元霸字大德。幼辨惠。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無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謚曰衛懷王。今小說家所言元霸勇力事。正史俱無之。（浪跡續談）

征東征西第一百八十四

舊唐書薛仁貴傳。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特引見。賜馬兩匹。絹四十四匹。則俗傳爲白袍小將。固有徵矣。高宗稱其北伐九姓。東擄高麗。漢北

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其爲一朝名將。固不必言。其子訥。自有傳。始爲藍田令。其后突厥入寇。武后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將軍。安東道經畧。久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開元二年。討契丹。爲所覆。訥脫身走免。制削其官爵。吐蕃寇臨洮。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大破賊衆。錄功拜左羽林軍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卒。諡昭定。史稱其沉勇寡言。臨大敵而益壯。是訥固不愧將門之子。其弟楚玉。開元中爲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以不稱見代而卒。訥子暢。拜朝散大夫。薛氏一門可考者如此。世人附會云薛家世爲名將。則非也。（小浮梅閒話）

雙忠傳第一百八十五

衍張巡許遠故事者。大率依附唐書。言張巡守睢陽。括城中老幼。凡食三萬口。又殺愛妾饗士。許遠亦有殺奴哺卒事。唯揚州江防丞鍾搨雲。力闢其說。以爲張許名將。必無此殘忍不仁之事。且著爲論以辨之。搨雲好爲議論。往往驚其四筵。同人亦鮮不反唇相攻者。余曰。我有一說。爲諸君釋爭可乎。宋王明清撫青雜說云。

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每遣小校數隊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千人。至六合縣西。望見軍馬自西北來。兼資斂所部。隱蘆荻中。聞一人言。荻林中有生人。知爲鬼兵。乃免胄出見。拜問神號。答曰。某唐張巡。指對坐曰。此許遠。指下坐者曰。此雷萬春。此南霽雲。何少亦讀書。因再拜頂禮曰。史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然不張曰。有之。而實不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又曰。史言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不知果不。張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見雷萬春面止一疤。因拜問曰。史言將軍面著六箭。而一疤何也。雷曰。當時六箭。五著兜鍪。人人相傳謂吾面著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耳。此事雖未足深信。然問答數語。頗中情理。足與史傳相參。挹雲其亦藉此以信其說耳。(浪跡續談)

龍圖公案第一百八十六